

# 如何让乡村医生“下得去 留得住”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记者胡喆 李继伟 陈席元)乡村医生是保障广大基层群众卫生健康的“护网人”。一段时期以来,基层卫生人才特别是乡村医生招聘难、易流失的问题,困扰着基层卫生人才队伍的建设。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全科医生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升县级医疗服务能力,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为解决这一民生关切的问题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应采取哪些具体举措让乡村医生“下得去、留得住”?

作为一名在基层工作了35年的乡村医生,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广平县南阳堡镇乡村医生刘贵芳深有感触。她认为,乡村医生是保障广大基层群众卫生健康的“护网人”,可由于保障机制不完善、待遇总体偏低等原因,医疗专业大学生在乡村医生岗位就业的愿望低,

一些地区的乡村医生出现了新老交替的断层。

过去一年,刘贵芳走访了广平县及周边县乡的几十个村,围绕乡村医生的工作情况进行了深入调研。她认为,应建立乡村医生基础工资财政保障机制,让乡村医生在农村安心工作,没有后顾之忧。

和刘贵芳一样,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天科工三院海鹰特材公司装配制造技术中心副主任王巍也十分关心基层乡村医生短缺的问题,他通过调研发现,医学生基层就业意向较低,基层发展的空间也很有限。

“加强本土人才培养和储备是解决镇、村两级医疗机构临床医生短缺的治本之策,应鼓励人才向下有序流动。”王巍说。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也建议,应进一步支持医学院校定向培养乡村医疗卫

生人才,着力解决人才“下不去、留不住”问题;选拔乡村医疗卫生人才到县级及以上医院学习,引导医学生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实习或就业,促进城乡医疗卫生机构人员学习互访。

“在农村不少群众尤其是老年人,面临日常就医次数多、外出行动不便等实际困难,对乡村医生有着十分迫切的需求。”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白沙村党委书记侯二河说,近年来国家对农村医疗服务工作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便民利民的好政策和好措施,使农村老年人的医疗条件和医疗环境得到很大改善。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体现了国家对基层的重视,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进而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健康医疗的切实需要。”侯二河说。

全国人大代表张静是唐山市人民医院院长,作为一名有着丰富从医经历的医生,她认为,我国乡镇卫生院为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服务总量大、服务半径长,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边境口岸城市、县级医院为重点,无疑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城乡医疗服务网络。

张静表示,以远程医疗为抓手,依托大数据发展,将激发信息化时代高效便捷、资源共享、机制优化的医疗服务新动能。她建议,应在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省市县乡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全覆盖,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我们将探索创新医生执业方式和远程医疗服务人才保障机制,为基层打造一支‘长期不走’的专家团队。”张静说。

(接上期)

“散工女”王菊霞一扬手说:“这几年多难都坚持下来了,我铺地膜,种棉花,打葵头,揪西红柿,逮啥干啥,钱也一毛一毛地挣下了。老乡姐,你别看我长成这模样,我心可大着哩。河南老家的小楼盖好了,下一个打算,就是在这六户地镇上买套新楼房,把孩子们接来上学。我相信啊,人不管本事大小,只要手脚勤快,就过不坏日子。我老公少条腿和没少一个样,他没吃过一天的闲饭。我常说,要饭的腿脚勤,多串几个门,也能多讨要几个馍馍吃。你说对吧!”

我突然很想拥抱一下王菊霞,拥抱她的强大、她的坚韧、她的不屈、她的一往无前。

老远看见了乔翠翠和汪兰兰,她俩一人拎一只鼓囊囊的食品袋,缩着脖子在原地转,活像两只寒号鸟。

乔翠翠一瞄见我就尖着嗓子叫:“作家姐你去哪儿啦?快把俺冻硬了。”

我说:“大娃子打电话了,一会儿来接咱。”

这时,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车辆,拉棉花的拖拉机居多。有的车刚到,钢丝网的车厢里,挤满了赶晚集的拾棉工。我看到他们,一个个从钢网的后洞里爬出来,轻快地落地,犹如一群蓬勃的鱼。

一群女人大呼小叫,她们提着大兜小兜,边走边说,从我身边莽撞地挤过,不在意被冲击得歪歪斜斜的我,却含糊不清地招呼更远的同伴:“快点儿撒!车走啦!”

一辆拖拉机在路边隆隆地响,女工们掀开钢网熟练地爬进去,恬淡地说笑,网格子上粘挂的棉花穗儿,在她们的头顶乱晃悠。

两个年轻的女子从对面走来,身边随着两个男子,矮小精练,一看就是南方人。走近了,看清了,这俩女子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憔悴的面容难掩稚气。她们皆穿玫瑰红大襟上衣,胸襟、领口、袖口绣着亮金、洋紫、草绿色花纹,深黑色镶花边阔腿裤子,头戴青蓝色状如荷叶的帽子。背上背一个绣花裹兜,上面蒙一张儿童绒毯,我一眼瞧见了裹兜下探出两条孩子的小细腿,还有裸露在寒气里的那截红白的小脚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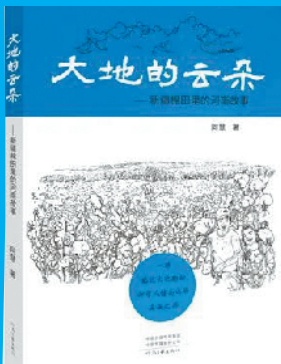
孩子在绒毯里唧唧地哭,女子将细嫩的身子轻轻地摇,男子掀开绒毯,给孩子一片硬邦邦的花生糕,孩子伸出黑乎乎的小手,极快地抓过去,迅速填嘴里。这是一个男娃子,一岁多的样子,头发稀黄,小脸儿尖瘦,两腮皴裂,额头一块暗紫色伤疤。我的心如被玻璃划过似的疼,殷殷地渗血。这小小的人儿

长篇纪实文学连载

## 大地的云朵

——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

□阿慧



在妈妈背上啃着糖,却失了幼儿该有的甜润。

张粉花见我看得专注,用肩膀碰碰我说:“我认识他们,从云南过来的,听说是彝族,是西边那家老板雇来的,在棉花地里我们常碰面。她身上背的是老二,去年大儿子在地头跑,没人管,磕碰得少皮没毛的。今年她把丈夫婆婆都带来了,婆婆也下地拾棉花,老板娘帮他们看孩子,一院子跑着十几个。另一个背孩子的是她亲妹妹,沾亲带故的全来了,听说他们那里是山窝窝,有时吃不饱。”

说话间,背孩子的女子们走远了,似一片飘忽的红云彩。

回到任叔家,见大院里停了辆庞然大物,变形金刚似的威武。任叔说,这是大娃子开回来的大马力拖拉机,后边拖带的大家伙,是犁地耙地用的铁犁犁,有五六米宽,看上去张牙舞爪令人生威。

我从小屋换衣服出来,见大娃子正和一个身穿迷彩工装的壮年,倚着大马力车说话,大概是说犁地的事。有些棉农地里的棉花拾完了,趁着雪后天晴,赶紧把地犁好,春天好种棉花。棉花的事情就是这,尾巴挨着头,没有闲时候。

大娃子他们开着大车轰

隆隆地走了,像辆大坦克开往战场。任叔去水塔房了,小孙女丫丫一个人在菜园边玩。我走过去,见她正用小铁铲挖土,吭吭哧哧,把吃奶的劲都使上了,小红嘴唇吐着白气,小手指头冻得像几根红萝卜。

我弯腰看时,丫丫已经挖好了一个小圆坑,能种下一棵白菜的了,但是丫丫还在使劲挖。

我模仿小孩的语气问:“丫丫在做什么呀?”

她头也不抬,奶声奶气地说:“种任二超。”

我哈地一下笑出声,立马刹住车,故意问:“任二超是谁呀?”

“我爷爷。”

这时,任叔从外边回来了,他笑着说:“这娃娃很少喊我爷爷,提名道姓地叫我任二超。”

果然丫丫丢下小铲子,扑向她爷爷,说:“任二超你干嘛去啦?我找不见你了。”

任叔把一把蘑菇放在地上,拍拍手上的泥土,把丫丫抱起说:“噢,丫丫找不见爷爷了,就再种一个爷爷出来,是吗?”

任叔对我说:“这娃儿几个月大就跟着我,她爸妈住楼上,抱不走,一天到晚粘在我身上,连她奶奶都不让抱。”

(未完待续)

(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